

在山里“写写写”



李远芳

犹犹豫豫中,我还是来这家医院报了。医院很小,坐落在粤东连绵的山丘间。环顾四周茂密的树林时,我暗想,不出几个月,我一定会离开这里的。

山区里居住的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每一天,我都对着“老伯公”“老太婆”大声喊话。比如我说:“要做个彩超。”老伯公急忙摆手道:“小问题,哪用得着‘开刀’”。我只好凑到他耳边再喊一次。又比如我说:“给你针灸吧。”老太婆捂着胸口答:“我不会‘心抽’。”我不得不比手画脚又调大音量。

有一次,我叮嘱一位老伯公:“六个钟头

一包药。”下次再遇见他时,他说:“你讲的法子真有效,每冲一包药,就配六个葱头……”“六个葱头?”我一头雾水。“可不是嘛,六个葱头一包药,我一路念回去,就怕忘了。”我恍然大悟,哭笑不得。碰巧他得的是风寒感冒,喝点葱汤有助于发散风寒,也算是歪打正着了。

自从开设中医日间病房以来,我的工作就多了一项:收病人。收了病人,就要写病历。在我们这种人手不怎么充足的小医院里,中医科是兼顾门诊与日间病房的职责的。上午病人多时接诊,下午不忙时写病历,就成了我的日常。

写病历是件乏味的事。要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要按照规范的格式,又要运用专业术语。将方言口语转化为专业术语来描述病情,常令我绞尽脑汁——“发尿积”该写成“尿频尿急”,“攮攮”该写成“寒战”,“心肝焦”该写成“情绪焦虑”,“火烈烈”该写成“灼烧感”,“脚眼仁有蚂蚁沿走沿转”该写成“踝关

节处蚁行感”……

那些都算是简单的,曾有位当了一辈子农民的老伯公说:“我的额门像踏准那样痛。”见我一脸茫然,他又配合春米的动作,补充道:“就这样,一踏——一踏——地痛。”我终于心领神会,过后写:“额呈搏动性疼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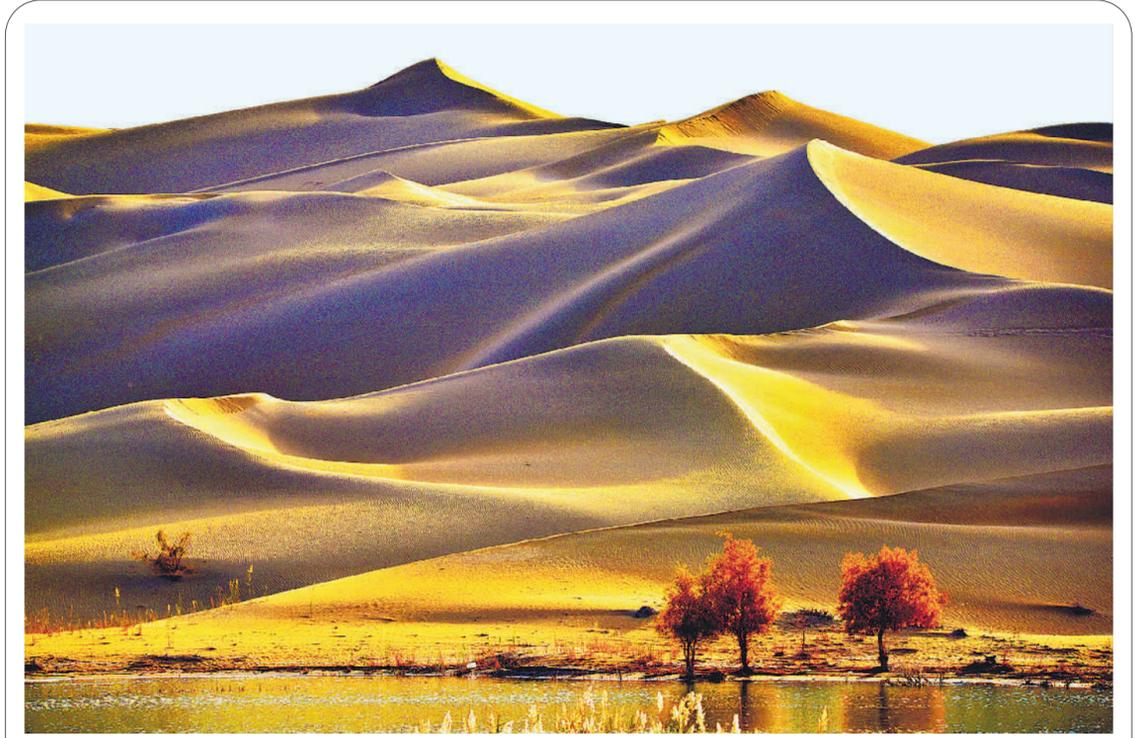
还有位老太婆,我询问她发病以来做过什么治疗,她坦言:“我昨天去找‘神婆’给我治了……唉,一点效不见。以后还是来医院吧。”我叹了口气,只得将诊疗经过如实写:曾接受民间疗法,症状未见好转,遂到我院就诊。

似乎为了中和上班时写病历的乏味,从去年开始,我有了一样爱好:下班后“乱写一通”。不管什么,写上一段,心情就放松了。反正写得不好也没什么罪过嘛,那就随心所欲,漫无边际。我喜欢写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草药,甘甜的金樱子啦,无私的金盏草啦,叶子像老鼠耳的马齿苋啦……也喜欢写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树,粗壮的樟树啦,遒劲的槲

桲树啦,开花后像凤凰的凤凰树啦……

我最爱写的,还是时时环绕耳边的乡音。白里老人讲的话语,夜晚就成了我的文字。上个月,日间病房一位老太婆做完治疗后,心血来潮要唱首客家山歌感谢我,只听她唱:“日头一出圆叮当,豆腐落格四方。阿妹好比豆腐样,又白又嫩又端庄。”我笑说:“你唱得不对,我皮肤黑黝黝的,怎么就白嫩了呢?”到了晚上,我却愉快地记录下这一段。一年多来,我已写了许多篇关于乡音的随笔,这些乡音,都是在群山环绕的小医院里听到的。我想让乡音传出去,就将这些随笔找到了报刊,每发表出一篇,我都能欣喜一阵子。

工作时写病历,工作之余写“闲文”。日复一日,这两种“写”构成了我的生活。六七年的光阴如风一般,无声无息地溜过山间。如今望向窗外,竟一点也不想走了,感觉自己也是山丘上的一棵树。



相依相伴

近日,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的沙漠胡杨景区,好似金黄色的油画世界。 本报通讯员 王远来 摄

戏楼

张宏宇

红漆剥落,木纹皴裂
空寂的鼓点悬在梁间
台下长凳,堆叠着陈年落叶
台上锦缎,垂挂着褪色流华

没有水袖拂过雕栏
没有丝弦拨动灯盏
月光正拆解斑斓的彩衣
往昔的喧哗散成尘埃

那些浓墨重彩的悲欢
曾在此涨落流转
如今惟余影子在廊柱间
独自练习着残存的片段

门环被风反复叩响
再没有脚步掀动帷帐
静默的戏文渐渐模糊
时光在台阶上层层泛黄

檐角悬挂的半轮残月
是最后一枚不愿落下的道具
这戏楼啊
静候着早已散场的喧哗

我们走在大路上

阮文生

槐塘村的状元大道,水泥铺出的新亮,像水塘里跳出的鲤鱼。宽敞的村路,把我们带进窗明几净、绿叶红花里。

几年前我来过槐塘。那时,新房子在空中高大着,旧房子在低矮里仰望。高矮新旧里杂七杂八的现象不少。后来,有些东西消失了,有些东西伸长着。很长时间,房子把路逼成细线,村巷在细细的气息里寻找方向。我是慕名而来的。村里一千多人里有八百多人去了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务工。每年的收入数千万,人们陆续在家乡盖起大房子。徽州人的老习惯啊!外面的印象,也不忘带上一把——落地窗、罗马柱、小花园,也到了槐塘。

近年来,槐塘村上下一心走大路,留下了许多佳话。2023年,槐塘和美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开启,状元大道立项了。其实,就是对不方便行走的疙瘩做点切割。一些村民由于利益夹里面,难免肉痛纠结。

一个叫王国彪的人站了出来。他家在整治范围,想不到他前前后后地做着邻居的工作:整治是为了村子好!我们要配合!王国彪是个小包工头,说话做事旗帜鲜明风风火火。他不光说,动作更带动。他无偿拆除自家的门庭(院墙)、老房3间,让路33平方米。接下来曹赛拆除杂物间两间,还带上围墙。其余的6户紧跟者来了,拆除围墙、杂物间一角,共计让路65.3平方米。都是无偿的。让孩子上学不摔跤,让外面来玩的人,放心地瞧着村里的景象。私家车多了,得让车子跑起来顺溜,小巷变大路。明沟铺成暗沟,流水清亮着村里的时光。大家想到一块,说到一块,走到一块。

把村路叫成状元大道,是有根据有底气的。槐塘村出过两个状元,还有32位进士、39位举人。村子原先叫槐棠,两次为相的南宋程元凤告老还乡,建了个荷塘。不久,他把围墙拆了,让乡亲都能来塘边赏玩。后来,人们把“槐棠”改成“槐塘”。现在阳光灿烂,我站到了长方形的水塘边,看着清水倒映着蓝天白云,照水红蕖在细细地香着,鸭子拍打着翅膀,叫声和水波连一块,起伏明亮着村里最新的景象。

走在大路上。两边高楼林立,墙上黄的蓝的圆的方的色块,是春天的孩子找到了属于他们的热闹。文化活动中心,高大洁白,楼前一个大广场,旁边有咖啡馆、茶店、徽味饭店、农家乐。外来元素和本地特色,肩并肩地共构着和美乡村的味道。

葵花开处是吾乡

袁家莉

一到八月,老家的日头就毒得发白。可一排排向日葵却昂着头,脸蛋儿像烧红的铜锣,不低头,也不低头,齐刷刷地扭向阳。小时候,我家门口就是一条窄田埂,埂上全是向日葵。高高低低的秆子,像一群没规矩的野孩子,挤挤挨挨地站着。风一刮,叶子哗啦啦作响,像谁在那儿摇一打破蒲扇。花盆大得吓人,籽粒鼓得快要爆出来,黄得发亮,像撒了一地的碎金。

那时候,肚子空空,我和阿能、小琴几个,天天围着向日葵打转。我们盯的不是花,是花心里那一圈一圈的籽。大人们说还没熟,不能吃,可我们哪等得及。趁晌午大人睡熟,猫着腰钻进地里,挑那粒大的,掰下来就吃。花盆沉,得两只手抱着,像抱个刚出锅的大饼。跑到河坝后头,几个人围成一圈,一颗颗籽吃。籽还嫩,一咬一股白浆,带点青腥气,说不上香,可就是停不下来。吃得嘴角发黑,牙缝里全是壳,互相一看,笑得前仰后合。

有一回,我正掰得起劲,听见田那头一声吼:“谁家崽子!”吓得我一哆嗦,花盆掉地上,籽撒了一地。我们撒腿就跑,鞋都跑掉一只。回家后,母亲坐在门槛上,手里拿根细竹条,脸上看不出怒气,只说:“又去偷嘴?”我不敢吭声,低头站着。她叹了口气,把竹条放下,转身进了灶屋。

傍晚,母亲在灶台前忙活。锅里“刺啦”一声,香气窜出来。我凑过去,她正炒瓜子。籽已经晒得干透了,倒进锅里,撒一把粗盐,用锅铲慢慢地翻。火苗舔着锅底,籽粒在锅里噼里啪啦地跳,像过年放的鞭炮。母亲的脸被火映得红扑扑的,额头上沁出细汗。她不时用手背擦一汗,嘴里轻轻哼着一句没词的调子。

炒好的瓜子盛在筐箩里,香喷喷的。母亲抓一把递给我,说:“吃吧,自家的,不偷不抢。”我接过来,烫手,吹了又吹,嗑开一个,真香。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偷来的瓜子再香,也比不上母亲炒的这一把。

后来,我长大了,离开村子,去了城里。高楼挡住了太阳,窗台上也种过几盆向日葵,可总长得瘦瘦小小,花盆低着,像犯了错的孩子。每年八月,我还是会想起老家那片金黄,想起我蹲在田埂上偷吃的样子,想起母亲炒瓜子的香味,混着柴火味,从灶屋飘出来,绕在屋梁上,久久不散。

前阵子回老家,老屋还在,田却荒了。向日葵只剩几株野生的,瘦伶伶地立在风里。我站在地头,太阳还是那样毒,照得人睁不开眼。闭上眼,却好像还能听见风吹过叶子的声音,听见母亲在灶台前翻炒的声音,听见我们一群孩子在田埂上笑的声音。

向日葵还在我心里开着,一朵一朵,朝着太阳,也朝着回家的路。

冰箱门上的爱

朱明坤

家里的冰箱门,素来不单是封存冷气的地方。那光洁的瓷面,不知何时成了家中最热闹的“布告墙”。

起初,是母亲贴的。她种了大半辈子地,握锄头的手,晚年才学着握笔。一张巴掌大的纸片,字迹粗重,笔画像是用力刻进纸里:汤在锅里,自己热。每个字都像刚学步的孩子,带着点生涩的认真劲儿。有时加班夜深,厨房灯熄着,四下漆黑。摸索着走近,冰箱运行指示灯那点微光下,纸条的淡影便悄然浮现。字迹模糊笨拙,却像灶膛里未熄的火星,无声地守着锅里的温热,也守着归家的人。

接着,女儿也往冰箱门上贴。小丫头正是别扭年纪,当面的话总在喉咙里打转。一日闹了脾气,各自闷坐。隔天晨起,冰箱门显眼处多了一张小画,圆脸,夸张的笑,眼角弯弯,旁边歪歪扭扭几个字:别生气了,爸。纸片用彩色荧光笔涂得亮眼,孩子气的

对长辛店的三次凝望

盛蕾

北京西部有一处让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熟悉的是它的名字,陌生的是你若不亲自去看看,你可能并不“认识”它。在我至今为止的人生中,有幸在不同时间、以不同的心境深深凝望过它三次。

第一次凝望:古风原貌

“这个镇子好有趣!”我惊喜地对身边的同事说。我发现这里既有天主堂、基督堂,又有清真寺,既有娘娘宫、火神庙,还有老爷庙……

“传说这已有千年,是古代进京的必经之路,像个驿站一样。各个国家、各路人等都要在此驻扎休整,所以不同国家的神仙才会在这里相聚。”一位同事幽默地说。

这里是长辛店。这场对话发生在2005年夏天,我和同事们因工作原因去北京西郊,经过了古镇。20年前,当我第一眼看到它,就被它古旧又满载烟火气息的风貌吸引。古镇周边的道路蜿蜒曲折,坡面用石头和土夯筑,感觉很像山城或是海边的路。石头房子、砖瓦房子在坡上自然散落着,被郁郁葱葱的大树覆盖,有老人带着孩

童在树下玩耍,怡然自得。

工作结束,返回途中,我在这古意盎然的镇子里多逗留了一会儿,看到了更多让我惊喜的存在:集体大澡堂、药铺、商会旧址、大戏台、火车站,以及充满浓浓人情味的胡同杂院……我被这里弥漫的层层叠叠的时光气质吸引,这个古镇的复杂肌理让我着迷。

第二次凝望:烽火战歌

对长辛店的第二次凝望是在10年前,我来此参加单位的主题党日。重回这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体验。丰台长辛店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被誉为“北方的红星”。

在这里,拉响了京城第一声汽笛,点亮了京城第一盏电灯,炼出了京城第一炉钢,造出了新中国第一台内燃液力传动车,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传播革命真理的战斗阵地,是我党早期传播革命真理的战斗阵地,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起点——中国现代史上“二七工人运动”的主要策源地。

这里有工人学习文化最初的“教室”,小小的四合院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简易的黑板和长条凳上,李大钊、邓中夏都曾在这里为工人阶级讲过课;毛泽东两次来到长辛店

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盛成、史文彬等革命先烈在这里发动工人支持“五四运动”;林祥谦、张国焘、项英、施洋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骨干参与领导中国两万余工人声势浩大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毛泽东曾说,中国工人运动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探索救国救民真理、激发工人爱国热情、开展革命斗争实践,从成立铁路工人会到在工人中创建党的早期组织,一系列革命活动让长辛店成为播撒革命火种的策源地。

第三次凝望:城市更新

2021年,我作为北京市委市政府《潮北京》系列丛书的作者,随调研组来到位于长辛店镇的“二七厂1897科创城”。这里有清代慈禧专用的建造火车的“龙车房”;有当年铺设在地上的1895年制造的原始铁轨;8处文物建筑和建国后各个时期的建筑并肩站立在一起;还有时尚的游乐设施、咖啡馆、企业的工作室也都在这里安家落户……

不同阶段的历史在这里站成了时光柱。而这一切,都源于2018年,在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中车集团产业调整的宏观背景下,二七机车公司全面退出制造业并向

黄,有的被新贴的盖住半边。它们从不喧哗,只安静地附着在门上,用各自的存在证明着,无论脚步多么匆忙,总有人记得在灶上留一碗温热的汤,总有人愿意画一个笑脸递出台阶,总有人惦记着牛奶与中药,也总有一个小小的儿,用他初识的文字,拼写对爸爸滚烫的爱。

如今信息快如流火,偏偏是这冰箱门上的一张张纸,倒似砂锅煮着的暖,慢,却在在。它们无需网络,只是借着纸与墨,便让牵挂落了地,让爱意有了形。纵然纸片终会褪色飘落,如同岁月本身,那上面承载的温情,却似沉入心底的种子,在光阴的土壤里,恒久地萌着暖意,生着根须,悄然抵御这人世的寒凉。

符合北京市“四个中心”定位的业务转型。始建于1897年的北京二七机车工厂在建厂121周年之际,与中青旅文化公司携手打造成为“二七厂1897科创城”。这里原为北京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单位,也成为北京市文旅领域和“城市更新”领域的优秀案例,成为长辛店老镇城市更新行动的“先行者”。

长辛店老镇原有建筑多为老旧设施,居民生活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节拍,条件亟待改善。长辛店老镇的更新工作走出了一条独特道路:以“千年驿站,老镇常新”的定位,将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有机统一起来。以“文化复兴”为核心,在保护千年历史风貌的同时注入现代活力。以“修旧如故”原则,让每一处院落都成为“更新单元”,对历史建筑和现有房屋进行精细化的修缮改造。

今年5月1日,长辛店老镇更新工程迎来全面开街。走进焕然一新的长辛店老镇,我兴奋地凝望着这里:青砖灰瓦的传统建筑与现代国潮元素相得益彰,在这里既能看到灰砖绿瓦红门楣的清代老庙,被一层层剔掉瓷砖、水泥露出灰砖的老理发店,灰白色外墙、烟囱在房后的回民食堂,就地取材的石片儿屋顶、鹅卵石墙,还能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干粘石商舖门脸儿、80年代风格的长辛百货,以及深受年轻人喜爱的长辛店国潮时尚街区。

作为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标杆项目,这一承载千年历史记忆的街区,实现了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城市功能的有机融合,成为惠民工程、文化复兴与城市发展的典范。